



大河湾

夏日音符
师自明 作

诗笺

穿过夏天的风(外一首)

李雷

穿过流光溢彩，
穿过阳光洒落，月色落下，
穿过时间的左手和右手，
穿过他们和她们的故事，
还有所有的身体。
钢筋混凝土的楼房，
池塘和生长着草木的民房。

穿过席地而坐的寂静，
穿过那些爆艳的花朵，
穿过一地鸡毛，穿过远方洁白的毡房。
穿过雷的回眸，暴雨敲打着窗户。
穿过一个人手搭凉棚，望着高远的天空。

穿过那天，荷叶田田，荷花灼灼。
穿过那天，晓风残月，流水潺潺。
穿过一个人的内心，穿过如影随形的一种力量的秩序

穿过脊梁和一带带水的背影。
穿过夏天的风，轰隆作响，或者屏气凝神，悄无声息。

夜的眼睛

夜的眼睛，睁开，又关闭。
轻轻地，是风掠过，掠过星辰寥落的声音。
掠过，夏夜虫鸣的寂寞。

万物都在呼吸，淡定而遛远。
我听见，一个声音的喟叹，更轻的喟叹。
时光已不是儿时的模样，谁在谁的来时路，亦步亦趋？
夜的眼睛里，揉不进一粒沙子，揉不进一丝惆怅的涟漪。
轻轻地，是梦的呓语，含着岁月的露滴。
风吹过，仍没有滴落。

文学视野中的刘桂元⑤

你是太阳下强劲的东风

雷中伟

你就是一片孕育着希望的热土
充满着激情与活力
你就是一项造福社会的伟业
充满着过人的胆识与魄力

巍峨宽阔的厂房
昭示着你的豪情
整洁明亮的环境
编织着你美好的梦境
你就像大河里的“蛟龙”
一路欢歌，勇立潮头
你就像深山里的“天眼”
仰视天空，笑傲苍穹

你燃烧着激情
“三有”精神为家乡增光添彩
你挥洒着汗水
倾力付出为大河增添殊荣
你迎着朝霞
搏击在经济大潮的巨浪里
你向着太阳
游走在市场经济的深海中

求实创新的发展战略
证实了你的果断英明
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

引导着员工步步攀升

你抓住了手中的机遇
播撒着春天的希望
你打造出骄人的业绩
收获了秋天的繁荣
面对激烈的竞争
你运筹帷幄知难而上
面对着严峻的挑战
你诚实守信愈战愈勇

岁月匆匆三十余载
多年的艰辛你让企业稳步前行
韶华流逝花甲之人
多年的追求你让员工好梦成真

风起云涌
多少年你尽力打造出“消费者信得过”企业
与时俱进
多少年你精心铸造出“重合同守信用”美名

我要用手中跳跃的键盘，赞美你是大河湾里一棵不老松
我要用我嘹亮的歌喉，歌颂你是太阳下一股强劲的东风

散文

王逸群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地处晋南的稷王山就是这样的一座山。相传，远古时期，后稷教民稼穡于此。在山的北麓，运稷线万荣西村口往东，原本平缓的坡势愈来愈高，似乎到了天际，几处村落如桥南、徐家庄、望嘱、北仁、南仁等就点缀在馒头似的土岭上，其中也有我的故乡——“万荣县首批美丽乡村”永利村。闭上眼睛，村里的高高低低、曲里拐弯，以及乡情故事，或清晰，或模糊，都会浮现在眼前。

村子原名坞堆庄，早先是从稷山大村坞堆村分移出来的，其实更早的村名叫郭马庄，可能是郭马二姓居多的缘故，当然，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东西南北。村子中心是一座旧戏台，名曰台子底下，是放电影、看戏的地方。向东，是东巷，是全村的制高点，因为有一座砖土桥，又叫桥上。向西是西巷，那里有村民们无比膜拜的观音庙。向北是北巷。向南却不叫南巷，而是南道(tao)，南道有通往出村的大路，那时叫汽路，小时候一说汽路，就萌生了奔向远方的向往。

地块的命名也有意思。东巷的地主要在东岭上。西巷的地叫西半地，地势低，比较肥沃。南道的地叫南圳，南北很长，据说犁地一来回，就快半晌了。所以那时提到南圳锄草、打药、割麦、收秋，大家就有点发怵。我家在北巷，对北巷的地块名称自然就更熟悉了，“门下(ha)地”是我和小伙伴常去的地方，那里有一大片柿子林，可以说是我们童年的后花园，炎夏乘凉捉迷藏，金秋上树摘软柿，玩得不亦乐乎。多年以后，我才明白了门下地的意思，不就是离家门很近的地块嘛。

某种声音。“喳喳”，躺在土炕上的被窝里，隔着屋墙，我听到路上嘈杂急促的脚步声，那是多年前的夏天，麻纸糊的窗户似乎还没有亮色。我问奶奶外面发生什么事啦，奶奶说，是有人到稷王山上挖药材哩。第二天的后半晌，几个陌生的女人或者汉子挎着装满白而长的防风根的大筐，又从我家门前经过，路边的人们露出羡慕的眼神，要知道，那一筐防风根要卖多少钱，顶多少工分啊。这种急促的脚步声在大热天总要持续好些日子。

现在想来，那匆匆的脚步声，往复的机耕声，何不就是生活的咏叹呢？

特殊词汇。在我们村，“说”有多种意思，“我就说”，意在别人对某事的看法解开了自己的疑惑，比如，甲：老刘陪他老婆昨天去县医院看病去了。乙：我就说嘛，他家一天门都锁着。“就是说”意在附和他人看法，比如，甲：张家媳妇可不像话哩，敢骂公公婆婆。乙：就是说。“我总说”，即我以为，比如，甲：昨晚你发赠品，咋就没我的份？乙：当时乱哄哄的，我总说你也领了。

另一个词“岸”，常常解释为

故乡遥

“边”。可以理解为比较远的地方，如“老王是从北(bu)岸来的，说话有点绕”“赶紧回，猛雨从东(dun)岸来啦”；也可以理解为比较近的地方，如“把这堆谷秆搬到西岸院”。“岸”之所以解释为“边”，我想，可能与池泊有关。村里共有三座池泊，在干旱缺水的故乡，池泊水可救庄稼的急，可供大妈大嫂免费洗衣，是孩子们夏日的向往之地，也是禁地，其重要性显而易见。最大的池泊位于村子中心偏南，绕上一圈，也得费些时间。池泊的周边有好几户人家，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称谓，叫“池岸上的”。夏天暴雨来临，东南西北三巷的雨水都滚滚而来，汇集于此，非常壮观。有池必有岸，岸即边，大概，“岸”与“边”就这样搭界了。然而，遗憾的是，进入21世纪后，几座池泊先后被填平，仅仅留下一些名称。

别样风俗。正月二十三放社火，是村里的一件大事，比大年初一、正月十五还要热闹隆重。家里有老人的早在前几天就给他的老亲们捎去言词肯切的邀请。到了这一天，老舅、老姨、老姑或者坐着小平车，或是坐着小三轮蹦蹦车，在儿孙辈的搀扶下，颤颤巍巍地来到亲戚家，亲戚自然是好酒好菜招待，免不了说说陈年旧事，唏嘘一番。然后提着小凳前拥后呼来到“台子底下”看戏班子唱《张连卖布》这类不知演了多少回的老剧目，看打扮得花里胡哨的男男女女闹故事。这个时候，卖凉粉、糖葫芦、果丹皮的使劲地吆喝着，打饼子的把案板敲得啪啪响，喷呐艺人吹起了悠扬婉转的曲子，十分热闹。邻村卖醪糟的文喜，总是大家关注的热点，他拉风箱一进一退，炉灶的火苗忽闪忽闪，烧的醪糟味道也好，可是，不知哪个捣蛋鬼却编了顺口溜，打趣人家：文喜醪糟庄子呀戏，不看喝不生气。

到了天黑，热闹达到高潮，各式的彩灯亮了，各队的文艺汇演也到尾声。白天就组装好的焰火阵，马上闪亮登场。台子底下的“筒(tun)”燃放了，流光溢彩，火树银花。紧接着，从西巷观音庙方向发来的“马”，飞速将不远处高高的电杆上悬挂的炮旗燃着，次第绽放，先是鞭炮噼里啪啦作响，引爆“起火”，然后“起火”像火箭似的“嗖嗖”地飞向夜空。还有“拐火”，就地乱飞，发出叽叽喳喳的声音，像成群的麻雀在鸣叫。突然，“咣——咣——咣”，观音庙附近传来震天动地的响声，忽抬头，五彩缤纷的礼花已如天女散花般徐徐落下，一朵一朵又一朵。在人们一阵阵的惊呼声中，焰火结束了，偶尔听到稀稀落落的爆竹声。

焰火之后，热闹的中心移到了观音庙。人们举着一树树各色纸花，捧着食盒，陆陆续续开始祭拜观音老母，有的家中喜得贵子，前来还愿；有的家里刚娶过媳妇，尚无子嗣，虔诚许愿；有的身染重疾，祈求神灵护佑。祭献时，人们争抢纸花，这就是由来已久的“拔花”习俗，好像粉红花代表女娃，

绿黄花代表男娃。据说，我村的观音庙很灵应，以至于百里之外都有人慕名而来，然后带着愿望，连夜满足而归。

抗战轶闻。我奶奶出生于1900年，活了95岁，在世时，常常给我们讲打日本的故事。说是有一天，她和太姥姥在家里，半夜里，有人轻轻敲门。想想看，兵荒马乱的年代，几个女人是多么恐惧。“老乡，别害怕，我们是八路军，就喝一口水。”太姥姥从门缝瞅了半天，这才小心翼翼地打开门，一看，巷子里睡了很多战士。然后家里人赶快烧水，战士们喝完水连夜就开拔了。后来奶奶每次讲这个故事，都会说“真是的，八路军不打搅老百姓”。

四爷是我爷爷的堂弟，村里有名的“二杆子”，杀猪宰牛小菜一碟，年轻时跟人打架下得了狠手。打日本那阵子，他参加的好像是“二战区”，有一回，他领着几个人悄悄摸到望嘱村鬼子的炮楼里，用刀砍杀了几个日本兵，然后，全身而退，成为村里人津津乐道的英雄壮举，代代相传。

四爷、我奶奶都是在日寇铁蹄下艰难生活过的人，听他们的故事，我似乎和抗战发生了交集，烽火年代不再是电影银幕上的画面。

村名掌故。我村有一雅号叫“台上的”或者“侃山台”。外村人常说，到了永利村一定少张嘴，小心“台上的”把你侃回去。和同事在一起时，总有人好奇地问：你们村的侃山台在哪里？我最初也是一头雾水，后来听村里老者讲，所谓的侃山台就是台子底下西边的一个小土台子，农闲时，人们爱在那里闲坐、闲聊、晒太阳。于是你一言，我一语，展开交锋。有时争得面红耳赤，有时逗得听者捂着肚子哈哈大笑。久而久之，侃得最有水平的被大家公认为“台长”。二十多年前，最后一任“台长”去世，大伙都开始忙于挣钱，坐在一起闲聊的场景已很难见到，曾经辉煌的“侃山台”也渐渐淡出了乡民的视野。尽管如此，“侃山台”留下不少的趣事逸闻，一直在民间流传，颇有《世说新语》的味道，现举两例，作为本文结尾，博君一笑。

其一，霜降前后，火红的柿子灯笼似地挂满枝头，煞是好看。有个客商来到北巷柿子林“断树”（即用眼睛估计一棵树的柿子多少钱），他站在树前感叹道：“这么繁，满树都是。”旁边的村民说：“你看看树根上有没有？”

其二，听说永利人侃得好，坞堆人很不服气，几个老汉说：“坞堆庄是从咱村迁出的，能胜过咱？”便推选两个代表准备到永利比个高低。

爬上一道土岭，两个坞堆人到了永利村口的陡坡前，看见一个十来岁的小娃头朝坡下仰面躺着，觉得非常奇怪，就问：“好憨娃哩，你怎么头朝下颠倒睡着，不难受吗？”不料，小娃依然躺着说：“头朝上睡，得胜（不如）我立起(kei)。”坞堆人半天说不出话。过了一会，二人互相看了看，说：“算了吧，别进村啦。”